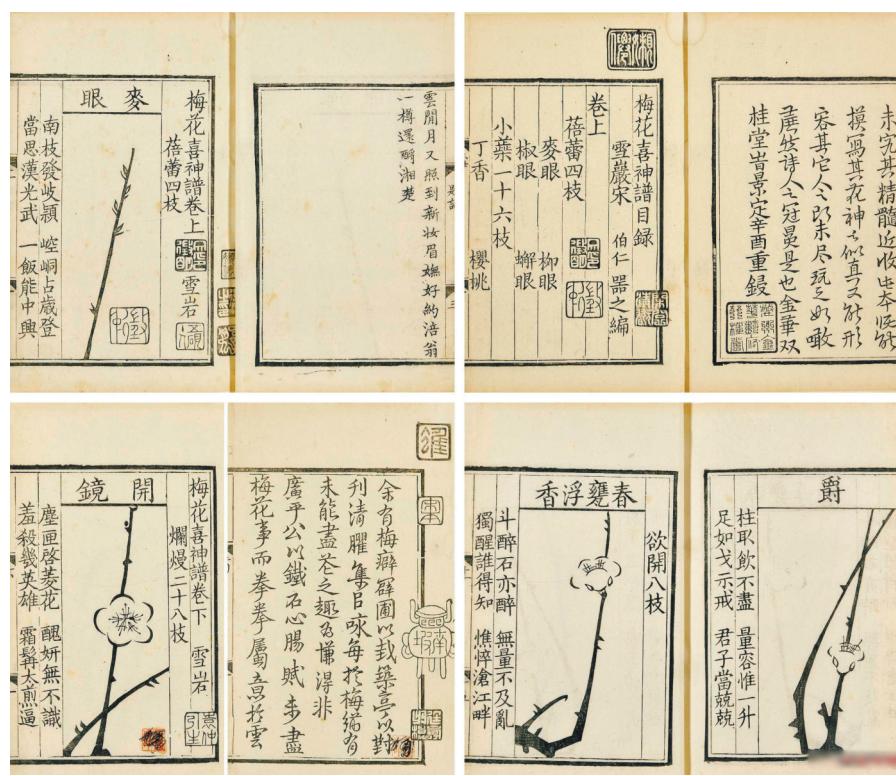


## 铁闻掌故

## 宋伯仁《梅花喜神谱》诞生于栟茶初考(上)

□何循真 符学武



民国石印本《梅花喜神谱》

扬州八怪主要画家李方膺以画梅著称,素有“梅仙”之誉,其流传下来的300多首诗中,咏梅诗占三分之一。诸如题画诗:

空庭一树影横斜,玉瘦香寒领岁华。解道广平心似铁,古来先已赋梅花。

香雪凝华冷淡生,并无浓艳动人情。谁从本色来题品,知己难逢宋广平。

从来不见梅花谱,信手拈来自有神。不信请看千万枝,东风吹着便成春。

本文之所以引用李方膺的这几首梅花诗,因为诗中反复提到“宋广平”与“梅花谱”,它们将与本文主题——宋伯仁及其《梅花喜神谱》有着非常密切之关系。

## 宋伯仁的生平与交游

宋伯仁,何许人也?南宋末江湖派诗人和画家,“梅花谱”的鼻祖。

宋伯仁(1199—?),字器之,小字忘机,号雪岩,又号耕田夫,苕川(今浙江湖州)人。宋伯仁在宋史中无传。其生年则根据《雪岩吟草西壁集》中《四十》诗云:“役役人间世,齐头四十年”的原注:此诗作于宋嘉熙戊戌(1238)推算而来的。其生平略见于清《(同治)湖州府志·两宋名贤小集》所载的宋伯仁小传。曾举宏词科,著有《雪岩吟草》《烟波渔隐词》《梅花喜神谱》《酒小史》等。卒年一般认为约在宋度宗咸淳年间(1265—1274)。

宋理宗绍定六年(1233)至端平三年(1236)间,宋伯仁在泰州拼桑鹾场(今如东县栟茶)任场官。卸任后寓居临安。嘉熙元年(1237)、二年(1238)又两次北游海陵。《全宋诗》收录宋伯仁作于泰州栟茶和两游江淮期间的诗60余首,约占其现存诗五分之一多。其诗风“不追晚唐,不事推敲”,属南宋江湖派的一员。

宋伯仁曾举博学宏词科,但可能未中。后于宋理宗绍定六年(1233)监泰州拼桑盐课。在任期间,主要与泰州、如皋、海安等地同僚交游。如作有《寄海安赵路分》《寄海安林监镇》《简如皋赵买盐》《柬赵监盐》等诗,还有反映栟茶周遭境况及本人内心不平的诗作,如《苦雨督鹾课甚迫》《栟桑得替题道院》等。至于离任回临安后交游的诗友则更多,如俞桂、高翥、施枢、吴子良以及自称“和靖七世孙”、闹出“瓜皮搭李皮”笑话的林洪等。

## 《梅花喜神谱》可能诞生于栟茶

宋伯仁之所以史上留名,倒并非他在江湖诗派上的地位,他无法与刘克庄、严羽相提并论。使宋伯仁青史留名的则是他的《梅花喜神谱》。此谱就是宋以后无数画家奉为圭臬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“梅花谱”。

## 宋伯仁《梅花喜神谱》诞生于栟茶初考(上)

□何循真 符学武

## 海陵旧话

## 赵怀玉三访皋东(下)

□徐继康

嘉庆十五年(1810)的春季十分寒冷,直到春分,梅花才开。三月,赵怀玉经扬州至石港,听说学使巡视在即,仅讲了三课就停止了,赵怀玉想起了去年掘港大老梁恩纶约他去皋东雅集一事,梁恩纶为乾隆十三年状元梁国治的儿子。梁国治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、户部尚书,他去世后,家人连葬礼费都凑不足,其清廉可见一斑。作为正一品的大清相国之子,梁恩纶从嘉庆十四年(1809)一直到道光元年(1821),在正八品的掘港大老任上,一待就是十二年,就靠着四十俸银、四百两养廉银的年薪过日子。因为梁国治与赵怀玉家有世姻之谊,所以梁恩纶一到任,便邀请赵怀玉赴掘港一聚。斯时正好空闲,赵怀玉便欣然前往,开始了他的第三次访游皋东之旅。

暮春时节,赵怀玉来到掘港。掘港的文士们为他举行了盛大的雅集,他们集于吴寿民的丛绿山房,众人对赵怀玉有如众星捧月,有人请他评诗,有人向他求字,有人向他请教学问。丛绿山房中,春意盎然。酒酣之际,以“送春”为题,限字分韵。主人吴寿民拈得东字,开篇四句就是“斜阳影照落花红,长少追随奉此翁。荒海重来团旧雨,草堂一夕领春风”,现场的气氛一下子弥漫到眼前。吴廉得书字,江懋德得明字,洪允恭得人字,一时间,佳句就如窗前枝头的上芽孢,次第而开。赵怀玉已是醉意十分,他分得奇字,这么多旧识新知欢聚一堂,诗意早已汹涌,一首七律一挥而就:

九十韶光欲尽时,况逢良会饮何辞。如泥醉已年来少,限字诗难怪意外奇。尚有残花依老树,所欣旧侣杂新知。明朝我亦同春去,重话皋东未可期。

酒,一直喝到二更才散,只要有诗,春天就没有远去。

赵怀玉想起了汪为霖,想起了冬天的相约,掘港离丰利不远,他很想到丰利去看一下老友。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,走在宽阔的田野上,闲花满地,虽然忽然起了大风,天一下子冷了起来,但赵怀玉还是很兴奋,在麦浪中穿行,有如轻盈的蝴蝶,在他心中,文园就是梦的游乐园。

此时的文园,万花怒放,准备了一个冬天的热情,仿佛在赵怀玉抵达文园那一刻爆发。多年后,赵怀玉在自编年谱时还清楚地记得:“紫藤花及绣球、牡丹、蔷薇皆盛开,紫藤一树,尤为群花之冠。”汪为霖置酒于牡丹花下,畅饮至深夜。赵怀玉在《初到文园,主人置酒牡丹花下》里,记下是满满的欢乐:

芳踪刚喜息驰驱,又见名园放鼠姑。别有丰姿成独绝,即夸富贵与凡殊。张灯为助花颜色,飞雪渐添客鬓须。共引深杯对深夜,未妨凉露湿衣襦。

赵怀玉在文园逗留了七日。这七日,赵怀玉笔墨酬应几无宁晷,丰利场大使俞芝、徐宗永、徐雪门、徐朗排日招饮,徐珮因生病未能参加文宴,但也送来了诗作。赵怀玉更是诗情大发,《次韵徐刺史序》《次韵答徐公子朗》《题画兰》,他几乎为每个人都写了诗。赵怀玉少负重名,交游天下,其诗“如鲍家骢马,骨瘦步工”,与孙星衍、洪亮吉、黄景仁齐名,当时有“孙洪黄赵”之称。徐雪门曾任郑州知州,亦是吟坛健将,去年刚刚从中州引疾还山,常与汪为霖诗文唱和,他对赵怀玉的钦佩,绝对发自肺腑:“此地园林欣有主,一时坛坫共推公”“满架朱藤如绛帐,我来端坐坐春风”。当然,赵怀玉对他的诗也是赞赏不已。

如果说四年前赵怀玉第一次来丰利是从容之游,此前为匆匆之行,而此次来掘港、丰利,则是一次快乐之旅。

一个无雨但有浓阴的早晨,赵怀玉踏上了归途,穿行于草径,看着天空自由飞翔的鸟儿,他停了下来,站在烟村深处,回望渐渐远去的皋东,心头瞬间掠过“羨杀知还鸟,时哉集旧林”的感慨,什么时候重来这里,再与这些诗友相逢呢?

可能连他自己都未想到,此后他再也没有来皋东作专程之游。

当然,后来他也曾经过皋东,比如嘉庆十六年立夏后,他从扬州经海安到石港,路过双甸时,与姜槐、丛杰、刘金声等人茶话勾留,同游银杏寺。在双甸东因水涸舟不得进,易车而行,这些,仅仅是路过而已。

那年六月,赵怀玉接到陕西巡抚朱勋的来信,邀请他来年主关中书院,束修六百金,赵怀玉以久居石港非长久之计,又想一领关中之胜,便答应了。消息一传开,石港立即乱了套,有人叫赶快加工资,有人自愿捐助粟米之费,而赵怀玉只是默默地写着赠别诗。临别之前,他为双甸贡生丛杰的《四时行乐图》题了长诗。分别在即,姜槐、姜春煦、陈邦栋皆流涕以送。八月初,赵怀玉由栟茶、角斜两场取道归里,离开了讲学了五年的石港。

此后,他以垂老之年入三秦,三年后又主讲湖州爱山书院。“人生痛饮余莫顾,明日拍浮任何游”。晚年的他继续奔波于江南各地,但一直没有回到“问俗已渐谙,论文交多熟”的通州。

时间过得真快呀,道光二年(1822)十月初八,六十岁的汪为霖卒于文园。四个月后,赵怀玉卒于常州,终年七十七岁。他们之间的故事,会随风而去吗?并没有,赵怀玉这个细心的老头,把他走过皋东的路,在皋东写的诗,以及或浓或淡的心情,都收进《收庵居士自叙年谱》和《亦有生斋集》里,剪裁得整整齐齐。

宋伯仁于序中自言:  
余有梅癖,辟圃以载,筑亭以对,刊《清臘集》以咏,每于梅犹有未尽花之趣为慊。得非广平公以铁石心肠未尽梅花事,而拳拳属意于云仍者乎。余于花放之时,满肝清霜,满肩寒月,不厌细徘徊于竹篱茆(同